

饒宗頤

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選者自題



饒宗頤

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 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I
/ 饒宗頤作；《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編輯委員會主

編。-- 初版。-- 臺北市：新文豐，民 92

冊； 公分

ISBN 957-17-1988-9（全套：精裝）

1. 學術思想—中國—叢書

112.08

92016820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I

第六冊 四卷

經術、禮樂

全二十冊

作 者	饒宗頤
主 編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編輯委員會
執行編輯	單周堯 何廣棧 鄧偉雄 蘇芳玉
責任校對	招祥麒 陳應時 陳以信
美術設計	雷雨
	柏羽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發行人	高本釗
發行及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臺北市雙園街 96 號
	TEL: (02) 23088624
	(02) 23415293-4
	FAX: (02) 23023870
	(02) 23568076
	網址：www.swfc.com.tw
	E-mail：sales@swfc.com.tw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第 0649 號
初 版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
定 價	新臺幣 32,00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如有破損 歡迎退換）

ISBN 957-17-1988-9 08000000（全套：精裝）

08000006（精：第 6 冊）

卷四 經術、禮樂 目錄

經學昌言／一

古樂散論／四九九

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六七三



經 學 昌 言

目錄

- 新經學的提出——預期的文藝復興工作／七
- 殷代易卦及有關占卜諸問題／二三
- 談《歸藏》斗圖／三六
- 由卜兆記數推究殷人對於數的觀念——龜卜象數論／四三
- 略論馬王堆《易經》寫本／一〇七
- 再談馬王堆帛書《周易》／一二八
- 「貞」的哲學／一三四
- 從楚簡《易經》談到新編《經典釋文》的建議／一六一
- 由刑德二柄談「姪」字——經典異文探討一例／一六七
- 論《古文尚書》非東晉孔安國所編成／一七五
- 詩一名三訓辨／一八八
- 詩言志再辨——以郭店楚簡資料爲中心／一九一
- 讀阜陽《詩》簡／二〇〇
- 詩妖說／二二四
- 竹書《詩序》小箋(一)／二二七

竹書《詩序》小箋(二)——論「吝」與「隱」／三三

有虞氏上陶說／三三

史與禮／三八

殷禮提綱

一、殷代的日祭與日書蠡測／二四〇

二、卜辭「殷門不往雀」解／二五七

三、冊祝考——論工典及有關問題／二六六

四、《春秋·宣公八年》「猶繹」說——殷祭禮賓尸義／二八一

《春秋左傳》中之「禮經」及重要禮論／二九三

釋儒——從文字訓詁學上論儒的意義／三〇七

天神觀與道德思想／三二六

神道思想與理性主義／三六二

北魏出土敦煌寫本《國語》伶州鳩章舊注跋／四〇〇

賈誼《鵬鳥賦》及其人學／四〇六

華梵經疏體例同異析疑／四一四

鄭夬《易》書公案(《夢溪筆談》校證一則)／四二九

宋學的淵源——後周復古與宋初學術／四三六

朱子以前《大學》論／四四四

朱子與潮州／四五〇

朱子晚歲與考亭／四六二

明代經學的發展路向及其淵源／四六五

略記廣東易學著述／四七五

說「聖」 Speaking of "Sages": The Bronze Figures of San-hsing-tui 四八七

新經學的提出——預期的文藝復興工作

許校長，各位學術界前輩、專家，首先本人得衷心感謝北大教授委員會諸位先生的推薦，給我一個難得的機會，在北大百年紀念論壇發言。記得我在年前香港舉行的炎黃學術會議上談到郭店楚簡中最後部份的《語叢》，可相當於莊子屢次鄭重提及的「重言」（重言應當解釋為 Keynotes，「重」不是重複）。古代政治領袖，像禹之「拜昌言」，這說明先哲是如何尊重傳統。若干年來，出土簡冊的豐富，我亦曾多次提到未來的廿一世紀應該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時代，現在已正式進入二〇〇一年，我充滿信心地預期二十一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

長期以來，人文科學與其他先進的科學接軌，近年三代斷代工程的成就，正是重要的說明。我們的歷史是世界上最文化持續沒有間斷和轉換的，在外人代我們操筆政所寫的歷史，認為我們的信史，只能從商代講起，似乎很有問題。郭店楚簡中顯示的虞夏相繼蟬連的史實，我們何能加以抹殺？所以，我們的古代史有由我們自己重寫的必要。漢字的遠源，從出土文物和各地陶器上刻劃、書寫的符號看來。正是文字的前身，北大現在正進行作全國各地全面的普查，是很重要的工作。

在整理簡帛經典的過程中，最令人困擾的是「異文」的複雜性。陸德明當楊隋統一南北，總結六朝人的訓詁工作，編著《經典釋文》一書。我曾建議我們應該利用簡帛的新材料，參考清代學者對異

文的研究成果，去重編一部新的《經典釋文》。這不僅是語文方面的貢獻，實際上也是某一語彙的探討，是文化史重點問題來龍去脈的綜合性研究的基礎。這是一項很龐大的工程，以後可能引導出許多新的發現，對於了解某一觀念的產生與形成，可取得更進一步的認識。這裏有一個基本問題——是「新經學」的提出。

我們現在生活在當前充滿進步、生機蓬勃的盛世，我們可以考慮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的經學。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他們的 Bible（日本至今尚保存天皇的經筵講座，像講《尚書》之例）。我們的哲學史，由子學時代進入經學時代，經學幾乎貫徹了漢以後的整部歷史。五四以來，把經學納入史學，只作史料來看待，不免可惜！現在許多出土的簡帛記錄，把經典原型在秦漢以前的本來面目，活現在我們眼前，上海博物館購藏的楚簡，詩、禮部分亦已正式公布了。過去自宋迄清的學人千方百計去求索夢想不到的東西，現在正如蘇軾詩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們應該如何珍惜，再作一番整理工夫，重新製訂我們新時代的 Bible。甚麼是「經」？是否應考慮不限於《十三經》？問題相當複雜，我所預期的文藝復興，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個民族的事，新材料引發古舊的問題，這是時代的賜予。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家的恩惠。我的呼籲，可能不是我個人的想像，而是世界漢學家共同的期望。

經書是我們的文化精華的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亦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在當前是有重要意義的。

「經學」的重建，是一件繁重而具創闢性的文化事業，不僅局限文字上的校勘解釋工作，更重要的是把過去經學的材料、經書構成的古代著作成員，重新作一次總檢討。何者才值得稱為經，有資格

廁於經書之林？我的不成熟看法有下面幾點：

(1) 訓詁書像《爾雅》，不得列作經書。（龔定庵已譏諷「以經之興僅爲經，《爾雅》是也」。）
(2) 與《尚書》具有同等時代與歷史價值、一些較長篇而重要的銅器銘辭，可選取二、三十篇，作爲彌補《尚書》的文獻。《逸周書》可選部分入於此類，二者作爲《尚書》的羽翼。
(3) 古代史家記言與記事分開。記言的重要，保存許多古賢的微言大義，像《國語》一類著述可以入經。

(4) 思想性重要的出土文獻，可選一些像馬王堆的「經法」、「五行」等。

(5) 儒、道二家是中國本有文化的二大宗教思想基礎，儒、道不相抵觸，可以互補，各有它的優越性，應予兼容並包。《老子》、《莊子》等書原已被前人確認爲經，（道藏的編纂已兼收《易》家及一些別類的子書，但嫌太廣泛，不夠嚴格。）自當列入新的經書體系之內，作爲一重要成員。

如果以後我的新經學觀點，有人重視，認爲有可取處的話，我這一點小意見不妨作爲一點星星之火，引起大家的考慮。

希伯來《聖經》的文字，一向說是出於神的默感和啓示（revelation），被認爲是天主的聖言。吾國早期經書，像《詩》、《書》、《易》，亦離開不了神。《大雅·大明》記牧野之役，有「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的充滿警惕的話言。《尚書·立政》述建官之制，亦兢兢地，以「灼見三有焯（明）心，以敬事上帝」。在神道設教的時代，不能不倚靠神，做任何事情，要燃燒起宗教情緒，潔淨心靈，

加強意志，方能有高度輝煌的成就。湯恩比寫了比較二十一個文明的《歷史研究》的大書，最後歸結到至高精神的實體（supreme spiritual reality），他相信這個實體便是神。評論家認為他了不起的貢獻即在他提出這個精神實體給予人們最終形上疑惑的保證。「經」的重要性，由於講的是常道，樹立起真理標準，去衡量行事的正確與否，取古典的精華，用篤實的科學理解，使人的文化生活，與自然相調協，人與人間的聯繫，取得和諧的境界。經的內容，不講空頭支票式的人類學，而是實際受用有長遠教育意義的人智學（Anthroposophy）。

經書對現代推進精神文明的建設，有積極性的重大作用。漢人比《五經》為五常，《漢書·藝文志》說：「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把《樂》列在前茅，樂以致和，所謂「保合太和」、「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和」表現了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講人與人之間，互相親愛，互相敬重，團結群眾，促進文明的總原則。在科技領先的時代下，更當發揚光大，以免把人淪為物質的俘虜。道家以老子為首，《道德經》所講的道德是高一層次，使人不滯著於人與人之間的爭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儒家者流亦奉其書為主臬，郭店楚簡出土的儒家遺著，大家認為可能出於子思子、公孫尼子。同墓所出簡冊，亦有《道德經》的精選寫本。劉向父親劉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向亦著講《老子》四篇，惜已失傳，可見前賢兼治孔、老，這是《老子書》必列入經的主要理由。

希臘辯師（sophists）對古典的解釋，認為歷史是「修辭學」的一分支學科，似有他的道理。吾國人以「文」為「史」，歷史作為文學中的一門類，《文心雕龍》所以特闢《史傳篇》，所謂「言之無

文，行之不遠」。必懂得行文的義法，然後可了然於前賢立言的要旨。換句話說，必懂得修辭的法則，然後可以言文。經學的重建，是我們推進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工作之一。

古經典舊本子的出現與整理，是弘揚我們的民族精神和先進文化的光輝，培養我們對過去知識的理解。我們對古先文獻不是不加一字的不給以批判，而是要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保留在歷史記憶中前人生命點滴寶貴經歷的膏腴，給以新的詮釋。

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對古典的新發掘與認識，從古代文明的研究，為人類智識引起極大的啓迪，像對近東的楔形文和埃及象形文、俗體字的辨認，考古工作對人文主義發揮出決定性的作用，古文明研究的擴大，使人們對整個世界的看法有嶄新的認知，添加了進一步對歷史文化的洞察力。返觀吾國近半世紀以來地下出土文物豐富的總和，比較西方文藝復興以來考古所得的成績，可相匹敵。令人感覺到另外一個地下的中國——一個歷史古文化充滿新鮮感、富有刺激性的古國。事實上，中國已成爲世界國家的一個環節，在全球性的總的考察之下，中國的考古、古文明研究的事業，亦和世界分不開，如果自己不做，亦有人家爲之越俎代庖，所以我們不能不急起直追。近時北京大學出版社有《十三經注疏》新校點本的印行，集合多位專家，歷時五載，進行了精密的校勘工作，撰寫新的校勘記二十餘萬條，超過阮元的舊刻本。這正說明北大同人對經學的重視和關心，同時也對經學研究作出新的貢獻。

「歐洲文藝復興」是人文主義的產兒，過去學人，無不重視。蔣方震寫有專著，請梁啟超作序，梁氏奮筆爲之，取清代經學，與之互相比較，一寫就十幾萬字，成爲另一部新書——《清代學術概論》。清代經學的成就，在方法與考證當然有它獨到的成績，但他們研究的對象，仍然是舊的材料，周仍舊

邦，難以維新，和今天出土林林總總的文物，萬萬不能相比。

六十年代，我的好友法國戴密微先生（Paul Demiéville）多次告訴我，他很後悔花去太多精力於佛學，他發覺中國文學資產的豐富，世界上罕有可與倫比，但中國人不一定知悉。當前是科技帶頭的時代，人文科學更增加它的重任，到底操縱物質的還是人，「人」的學問和「物」的學問是同樣重要的。我們應該好好去認識自己，自大與自貶都是不必要的，我們的價值判斷似乎應該建立於「自覺」、「自尊」、「自信」三者結成的互聯網之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廣闊目標的追求，去完成我們的任務。

在座的季羨林先生，多年以來倡導他的天人合一觀。以我的淺陋，很想為季老的學說，增加一小註腳。我認為「天人合一」，不妨說成「天人互益」，一切的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損人的原則出發並以此為歸宿，《陰符經》說：「天人合發，萬變定機。」這是從消極的、不好的方面來講。（「合發」是指「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二者同時發生，天發是「公道」，人發是「私情」。）我講互益，是從積極和好的方面來講。馬王堆《易》卦的排列，最後的巽宮，以益卦為結束全局，作為最後一卦。這與今本《周易》以「既濟」、「未濟」二卦作結不同，而異曲同工。以「未濟」收場，表示保留「有餘」，這是中國文化一大特色。「益」，是積極而富建設性的觀念。《益卦》初九爻辭說：「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上九的爻辭說：「立心勿恆，凶。」我們如果要大展鴻猷，不是光說說而已，而是要展開「大作為」，這樣或許可以達到像蘇詩說的「天人爭挽留」的境界，是天與人所要共同爭取的。經書裏面，許多精義對現代人還是有極大的啓迪的！謝謝各位。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日

殷代易卦及有關占卜諸問題

一、考古新資料證明殷代確有契數的卦象

自周原發見契數卜甲，引起許多討論^(一)。張政烺先生最先指出，這些數字應與《易》卦有關，已爲一般所承認。由於所見遺物，其構成的數字，不是六個數字，便是三個數字，沒有例外，這和三爻成卦與重卦爲六爻的情況完全符合，故可信這些數字必是《易》卦卦名。周原甲骨出於岐山鳳雛村西周初的宗廟房基，現所知有契數的龜甲共九片，這些可能是商之季世至西周初期的遺物。

至於四盤磨的卜骨，殷墟遺址所出的陶器，及山東宋家橋陶罐上面的契數，都宜屬於殷代末期。這類契數符號，張政烺起先蒐集得三十二事，張亞初、劉雨繼之，增至三十六事，燦然大備。張、劉新製之八卦符號登記表，修正此類契數限於西周的說法，重新區別資料，分屬商、周兩個時代，大抵可信。由於這些新材料，我們可以得到下列幾點重要的結論：

(一)筮法爲商人所固有，《世本》「巫咸作筮」之說並非無稽。

(二)有的契數下面帶有「日」字，見於四盤磨及周原卜甲共三處，可確定「日」字上面的契數應是卦名。

(三)可以證實重卦非始於文王，殷時六十四卦卦名已經存在。